



# 朱自清

朱自清回忆录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  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# 朱自清回忆录

朱自清 著

屈维清 选编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  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朱自清回忆录/朱自清著. —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3. 6

(大家自述史系列)

ISBN 978-7-301-22600-1

I. ①朱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朱自清(1898~1948)-回忆录 IV. ①K825. 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16898 号

**书 名:** 朱自清回忆录

**著作责任者:** 朱自清 著 屈维清 选编

**策 划 组 稿:** 王炜烨

**责 任 编 辑:** 王炜烨

**标 准 书 号:** ISBN 978-7-301-22600-1/K · 0961

**出 版 发 行:** 北京大学出版社

**地 址:**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
**网 址:** <http://www.pup.cn>

**新 浪 微 博:** @北京大学出版社

**电 子 信 箱:** zpup@pup.cn

**电 话:**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 
出版部 62754962

**印 刷 者:**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**经 销 者:** 新华书店

850 毫米×1168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138 千字

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**定 价:** 29.00 元

---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**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**

举报电话:010-62752024 电子信箱:fd@pup.pku.edu.cn

大家自述史系列



>> >

# 朱自清



知识分子的道路有两条：一条是帮闲帮凶，向上爬的，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这种人；一条是向下的。知识分子是可上可下的，所以是一个阶层而不是一个阶级。

## 目 录

### 第一部

- 我是扬州人 / 003  
我七岁到扬州 / 010  
家乡的夏 / 014  
幼时看花 / 018  
我的父亲 / 021  
择偶 / 024  
儿女 / 028  
只有我们四人 / 037  
亡妻 / 041

### 第二部

- 我生在一个动乱时代 / 049

# 朱自清

- 在春晖中学 / 053  
我在白马湖 / 059  
从浙江到上海 / 062  
初来清华 / 072  
清华的一日 / 076  
“三·一八”大屠杀 / 079  
在欧洲旅行 / 088  
日军占领北平 / 099  
随联大到蒙自 / 103  
在成都消夏 / 108  
暑假在重庆 / 115  
由联大回到北平 / 125  
拒购美援面粉 / 132  
我与新诗运动 / 133  
我选新诗 / 146  
国学是我的职业 / 155  
我的写作 / 175  
我的几本书 / 180

## 第三部

- 我遇到的一个小女孩 / 199  
我遇到的西洋父子 / 203  
我看女人 / 207  
我人生的一种态度 / 215

朱自清回忆录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走出“象牙塔” /   | 221 |
| 真能顾到眼前的人 /  | 227 |
| 我所见的清华精神 /  | 233 |
| 知识分子的两条道路 / | 236 |
| 我希望的新中国 /   | 238 |

## 第一部



## 我是扬州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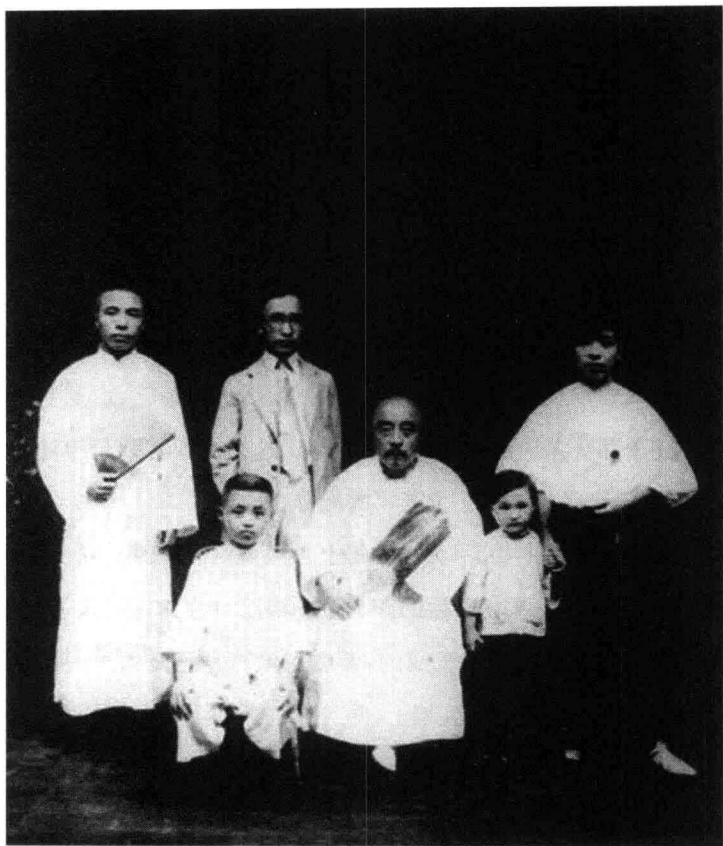
有些国语教科书里选得有我的文章，注解里或说我是浙江绍兴人，或说我是江苏江都人——就是扬州人。有人疑心江苏江都人是错了，特地老远的写信托人来问我。我说两个籍贯都不算错，但是若打官话，我得算浙江绍兴人。浙江绍兴是我的祖籍或原籍，我从进小学就填的这个籍贯；直到现在，在学校里服务快三十年了，还是报的这个籍贯。不过绍兴我只去过两回，每回只住了一天；而我家里除先母外，没一个人会说绍兴话。

我家是从先祖才到江苏东海做小官。东海就是海州，现在是陇海路的终点。我就生在海州。四岁的时候先父又到邵伯镇做小官，将我们接到那里。海州的情形我全不记得了，只对海州话还有亲热感，因为父亲的扬州话里夹着不少海州口音。在邵

伯住了差不多两年，是住在万寿宫里。万寿宫的院子很大，很静；门口就是运河。河坎很高，我常向河里扔瓦片玩儿。邵伯有个铁牛湾，那儿有一条铁牛镇压着。父亲的当差常抱我去看它，骑它，抚摩它。镇里的情形我也差不多忘记了。只记住在镇里一家人家的私塾里读过书，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好朋友叫江家振。我常到他家玩儿，傍晚和他坐在他家荒园里一根横倒的枯树干上说着话，依依不舍，不想回家。这是我第一个好朋友，可惜他未成年就死了；记得他瘦得很，也许是肺病罢？

六岁那一年父亲将全家搬到扬州。后来又迎养先祖父和先祖母。父亲曾到江西做过几年官，我和二弟也曾去过江西一年；但是老家一直在扬州住着。我在扬州读初等小学，没毕业；读高等小学，毕了业；读中学，也毕了业。我的英文得力于高等小学里一位黄先生，他已经过世了。还有陈春台先生，他现在是北平著名的数学教师。这两位先生讲解英文真清楚，启发了我学习的兴趣；只恨我始终没有将英文学好，愧对这两位老师。还有一位戴子秋先生，也早过世了，我的国文是跟他老人家学着做通了的。那是辛亥革命之后在他家夜塾里的时候。中学毕业，我是十八岁，那年就考进了北京大学预科，从此就不常在扬州了。

就在十八岁那年冬天，父亲母亲给我在扬州完了婚。内人武钟谦女士是杭州籍，其实也是在扬州长成的。她从不曾去过杭州；后来同我去是第一次。她后来因为肺病死在扬州，我曾为



>> > 1927 年,朱自清的父亲朱鸿钧(左四)与儿孙们在扬州。

她写过一篇《给亡妇》。我和她结婚的时候，祖父已死了好几年了。结婚后一年祖母也死了。他们两老都葬在扬州，我家于是有祖茔在扬州了。后来亡妇也葬在这祖茔里。母亲在抗战前两年过去，父亲在胜利前四个月过去，遗憾的是我都不在扬州；他们也葬在那祖茔里。这中间叫我痛心的是死了第二个女儿！她性情好，爱读书，做事负责任，待朋友最好。已经成人了，不知什么病，一天半就完了！她也葬在祖茔里。我有九个孩子。除第二个女儿外，还有一个男孩不到一岁就死在扬州；其余亡妻生的四个孩子都曾在扬州老家住过多少年。这个老家直到今年夏初才解散了，但是还留着一位老年的庶母在那里。

我家跟扬州的关系，大概够得上古人说的“生于斯，死于斯，歌哭于斯”了。现在亡妻生的四个孩子都已自称为扬州人了；我比起他们更算是在扬州长成的，天然更该算是扬州人了。但是从前一直马马虎虎的骑在墙上，并且自称浙江人的时候还多些，又为了什么呢？这一半因为报的是浙江籍，求其一致；一半也还有些别的道理。这些道理第一桩就是籍贯是无所谓的。那时要做一个世界人，连国籍都觉得狭小，不用说省籍和县籍了。那时在大学里觉得同乡会最没有意思。我同住的和我来往的自然差不多都是扬州人，自己却因为浙江籍，不去参加江苏或扬州同乡会。可是虽然是浙江绍兴籍，却又没跟一个道地浙江人来往，因此也就没人拉我去开浙江同乡会，更不用说绍兴同乡会了。这也许是两栖或骑墙的好处罢？然而出了学校以后到

底常常会说到自己已是道地绍兴人了。我既然不会说绍兴话，并且除了花雕和兰亭外几乎不知道绍兴的别的情形，于是乎往往只好自己承认是假绍兴人。那虽然一半是玩笑，可也有点儿窘的。

还有一桩道理就是我有些讨厌扬州人；我讨厌扬州人的小气和虚气。小是眼光如豆，虚是虚张声势。小气无须举例。虚气例如已故的扬州某中央委员，坐包车在街上走，除拉车的外，又跟上四个人在车子边推着跑着。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，指出扬州人这些毛病。后来要将这篇文收入散文集《你我》里，商务印书馆不肯，怕再闹出“闲话扬州”的案子。这当然也因为他们总以为我是浙江人，而浙江人骂扬州人是会得罪扬州人的。但是我也并不抹煞扬州的好处，曾经写过一篇《扬州的夏日》，还有在《看花》里也提起扬州福缘庵的桃花。再说现在年纪大些了，觉得小气和虚气都可以算是地方气，绝不止是扬州人如此。从前自己常答应人说自己是绍兴人，一半又因为绍兴人有些戆气，而扬州人似乎太聪明。其实扬州人也未尝没戆气，我的朋友任中敏（二北）先生，办了这么多年汉民中学，不管人家理会不理睬，难道还不够“戆”的！绍兴人固然有戆气，但是也许还有别的气我讨厌的，不过我不深知罢了。这也许是阿 Q 的想法罢？然而我对于扬州的确渐渐亲热起来了。

扬州真像有些人说的，不折不扣是个有名的地方。不用远说，李斗《扬州画舫录》里的扬州就够羡慕的。可是现在衰落了，